《敬師之道首重努力向學》

4B 陳梓豪

世人常言，敬師之道在噓寒問暖，執禮問安，然我之見，敬師的真諦，首重力行向學。真正的敬意，從不在表面的寒暄，而在不負師者教誨的赤忱，以勤學篤行回應傳道授業的初心。

敬師之道，首在不負師者授業的心血，以勤學兌現師者的期許。東晉學者范寧治學嚴謹，曾在鄉野間講授經學；弟子徐邈因家境貧寒，只能在勞作之餘，偷偷在田埂上背誦先生所授典籍。范寧偶然發現他深夜藉著月光抄錄經文，非但未嫌他失禮，反而常留他在學舍，為他單獨答疑。徐邈不負師望，終成《穀梁傳》注疏大家，他整理的《春秋穀梁傳集解》，開篇便題「先師范子之緒，不敢有志」。徐邈未曾以修厚禮相贈，卻以十年苦讀的成果，將師者的治學心血傳承後世。師者授業，所求從非學生的禮尚往來，而是知識能被承接，被踐行，這份「不負」，正是對師者最本真的敬意。

敬師之道，更在傳承師者治學的風骨，以篤行延續師道的薪火。日本江戶時代的漢學家伊藤徂徠，曾師從儒學家山鹿素行。山鹿素行因批判朱子學被流放，門下弟子多四散離去，唯有徂徠始終堅持先生的學說，在市井間開設私塾，講授山鹿的經世之學。他拒絕為迎合時俗修改先生的觀點，反而以更嚴謹的考據完善先生的理論，最終創立「古文辭學派」，讓山鹿的思想在百年後依然影響日本學界。徂徠未曾為先生奔走平反，卻以一生活學，將師者「求真務實」的風骨延續下去。師者傳道，所求從非弟子的依附追隨，而是思想能被守護，被發展，這份傳承，正是對師道最深遠的致敬。

有人俗見：敬師之道重在日常陪伴與噓寒問暖，逢年過節登門問候，日常閒聊關心，便是尊師重道。可若學生僅知寒暄問安，課堂上昏昏欲睡，課後從不研讀師者所授內容，縱使禮數周全，也只是流於表面的應酬。師者的期待，從來不是學生的禮貌表演，而是他們能帶著所學，走出更廣闊的路。就像徐邈若只知對范寧躬身行禮，卻不肯在田埂上苦讀，徂徠若只知為山鹿奔走求情，卻不肯堅守先生的學說，那些禮節便成了空洞的形式，反而辜負了師者的教誨。真正的陪伴，是在知識的路上與師者同行；真正的問候，是用學有所成回應師者的期許，而非停留在口頭的客套。

師者如燈，照亮的是求知的路；學生如炬，傳承的是師道的光。敬師之道，從不在形式上的周全，而在向學路上的篤行。以勤學不負授業之心，以篤行傳承治學風骨，才是對師者最厚重的敬意，也是師道得以綿延千年的真諦。

評語：立意高遠，據典明理。